

-72084
6



文粹卷第二十五

表奏書疏甲 摠千三百

尊號請上尊號表

吳興姚 賀冊公尊號表 鉉纂

肆赦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政事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獻事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進渾儀表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進張巡中丞傳表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配祭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教化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削爵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抑外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異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

以濟異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日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搢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常以昭示於來載陳

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
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
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
以長人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
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
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
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
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
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
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
矣陰刻寇盜寓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
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
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

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禮
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
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
飛揚有永弃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
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
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
者湛恩龐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其中謝
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
也五帝之前蕞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
王已降金罍玉笋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
封也覬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咸秩

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
叅文質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
之成命得黎人之懽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言
上迎長日咸池屢奏太簇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
知饗獻之節雲散而柴燭高達風清而蕭薌遠聞信大
報之無私亦玄鑒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道百
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
隔於幽遠頑艷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
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
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綸星網屏在遠
方者又移之近郊減來歲之新租昭其儉也弃比年之
逋債弘諸仁也念勲臣而樹勲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
者知慙賜羸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

謂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
籠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
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
之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
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
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
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
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
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
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
不賜訓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付量但務竭盡

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頓
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矐矐而不能
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
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
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
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
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
爲泰乾上坤下乃爲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
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
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若在上而
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
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

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
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
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
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
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
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
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
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
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
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
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
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工業盛衰君道得

失史毋盡在繁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與違無自用靡
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因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
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
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
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以過不吝言能納
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
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
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
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
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
違衆也詩曰汝無怙于中國斂怨以愛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鄉又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

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
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
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成敗於已驗之符
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
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
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
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
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
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以明若觀火此歷
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古不可復爲陛下粗
舉近效之文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志下以天縱之才育
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
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

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懲德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旣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人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

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顧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足口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寔遠中宮之威柄替移亦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六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倖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雍上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音心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明之廷誕驚

衆有讜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
室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
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聞望外寵持竊
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淫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
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苦天之省日務
遊宴方謂有無彊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補豈不以忽
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
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山蘊撥亂之
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成寢洞啓誠
府推心與人豁披曾襟忘已應物故得來於願之望允塞
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
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柝理尚寬大務
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王矣事時亦宜

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
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以獲上通故
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於人倫武略
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存躬以明威
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老名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能恐生君臣意
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恤忠又上慮
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
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旨尚居未嘗降
旨臨問群臣竭躅趨退亦不列事奏陳丹堦拜之間且未
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叨延宰輔既
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以誦已行者又
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

言為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
 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
 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
 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取於偏信濟
 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
 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一循太宗創
 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
 遷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
 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一輒以獻聞自
 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
 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肅穎士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
 以貞其象感其化者立言以扶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
 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夫人合應名
 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
 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胡興盛言者莫如聖代是
 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
 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為太昊至於我
 高祖太宗軒轅至於我開元即王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
 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百一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
 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奧權輿朴略至陶
 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
 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堯矣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

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以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雜日其書不為曲八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于殊於至理殷之興也慙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以於盡善其不為帝典宜矣陵夷僭亂以暨暴秦刻亂堵只籍鼓音龍非庶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八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八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脩封禪帝舜時巡之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續后稷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延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雄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醜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

三軍縞服異夫湯武放弑其君矣諸呂之亂浹履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有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處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陸國混并未幾危亡荐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疎矣又況乎南遷淮海北起獯戎者耶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否終則泰上一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縱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折而吳北虜各擅名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一也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

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薰風至故以騰子奴而絕景挹媯郊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世軌炳唐虞之故實出商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上呈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解暇輒復若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代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揔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

夫夏商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議簡矣孔丘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駁亂於縱橫漢臣著記新體互約於表志其道未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存易簡之旨盡其夷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庸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慶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大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勵精一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緬述太宗之旨

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興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間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玉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敕造游儀以測上耀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敕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

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渾一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鈞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

愚思昔所不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
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為東平薛太中准王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
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
馳騫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
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
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苞不測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心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
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宜
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照所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沈
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祥以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
乃聖興化參日月之並明也乾坤而同德梯航萬里守

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陛下務於道
道可盡乎法於天大寶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
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繁然
所謂波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
甘泉且昧神君之誥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迥
出名言高懸響像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
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尚有頌聲方之真圖彼未為得
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聽於人也
臣才術淺劣謬忝潘條曾微消塵以答萬一恒馳地極
每切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
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

賈以生死激勸之迫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肯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搆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思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兗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鷓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却賊乃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

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敢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糞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棄瑕今無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用

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
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
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一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
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
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
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一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
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
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
聲勢纒接而城陷此不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
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
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
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
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

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
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
典之三宥其一日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
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
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
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
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
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
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
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身首支
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

竟葬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竟猶思効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親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所親親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澤之臨下仁遐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之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壟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并州長史張仁直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群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魘魅厥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犯不足徵殷既亡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繼伏

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鎔首山發雎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蓋筠藥淳熬澄瀝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迺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開也禮曰觀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興儲德也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慙歌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

以聞臣某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禘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天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群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

久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二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向后上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生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立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北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為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錄居尊繼天在曆自臨

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成
秩百神蒼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
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
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
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音謬禮
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
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與言經
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氣和液
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
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
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與

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
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
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
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
太常具有樂器太樂久備和聲伏望今天下三五十大
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
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
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
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
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
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
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頽弊
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羲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日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獻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葉藩賢

戚百不存一餘類 在者投竄荒裔酷害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猷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白皇明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

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
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
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
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
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不降
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
貸宗廟社稷之計何崇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
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
邇之心豈不固宗廟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巖之
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
持承榮寵思竭丹衷旣爲唐臣實爲唐計伏乞聖慈俯
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修起居注太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
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
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
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
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寅畏上天故皇天不
言以災眚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
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
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旣忝國姻復叨枝屬朱
輪華轂金榜瑤簪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
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譏
謀深近置驥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豐逾擁臣又
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

之次特不再來榮難久籍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寶曆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獎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上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閹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地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開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豐招酷罰待斃古壞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吏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急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庭冀存識爽少訓覲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旣因災膏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文粹卷第二十五

文粹卷第二十六

表上 奏書疏乙 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政事 諫太宗不詰難臣寮

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傳導 論教本書 元稹

崇儒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詰韓文公 配鄉養書 皮日休

論貢士書

寄元興

諫太宗不請難 臣寮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聰縱天辯飾辭以

析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日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靡眉鮐背歡忻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万邦愷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
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
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
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
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
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一則姦
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
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
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
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
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撲忌諱恕之以
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
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寘之以法用

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
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
於富者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
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
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
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存小人弄臣易
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爲奢奢忌書曰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
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
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
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
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
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

甚爲不道非進德脩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
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
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
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
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
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
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
轉吉爲凶變福爲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
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
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
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

其不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
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使
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
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
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
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
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
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

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
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
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
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
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
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
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

類於此常如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
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
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
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
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
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
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旣改從諫
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順神養性省畋遊
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
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陛下之
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
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

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雉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二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八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也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旣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伯亦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

之翫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劣大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嗾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幽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旣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夫天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誦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却諸侯措

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去亦則不然
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峻刑以明君
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
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必心睢天下
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老盡愚而胡
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
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幽譴寃死無
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
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
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衣平之間
則不能虞纂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
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立舉孝設
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始其貴者

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
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誥一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
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
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
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
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
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
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旣不得在
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今匠胡安金
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
保傅之官非疾廢耗曠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
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指
紳恥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

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
廢耗曠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
乎此何反君王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
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
不得見凡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
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
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
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
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
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
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
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
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道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

重師保慎簡官寮皆用博碩守弘深之儒而又練達
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心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
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云德要道以成之撒瞎記過
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畜之娛以就學聖質旣備則
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一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
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
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
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右用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
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城大牙盤石之勢也又豈
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分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
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
死誅而言之臣積謹言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莽賤臣其再拜上言臣以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
哉實所德宇於國家教源以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
尊尊誠宜歲勅崇嚴日致肅祗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
朝命官取稱乎師氏當然必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
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以竹之篇人懋康隅俗捐諍端
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信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之
潤下澤涌植物利不涸哉人今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
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一盛侔於古近季禍難常用
耗息陛下君臨宿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
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慝地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
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不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
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亡者恐不逮脩興人有棄本
之議群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

據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以懔磊砢屬聯終朝之
雨流潦行渟旣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質選
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
字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皴皴
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
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
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
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晏罷之瘡勸無以悟
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柄之臣深
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
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
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姦聖
賊可凌德逶迤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

太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石縵之細斷幹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微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莫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大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尊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懲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宣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獨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

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室壞注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殫織婦之機悉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餉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興夫爲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嗇神於心體而竭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爲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闕修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

於登闕顧夫周營靈臺魯脩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
伏惟遽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持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
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
備其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
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亢
極臣飭頽俗博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効歟
近學無專門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
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
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
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
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誅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實

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群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
達乎顛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
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阻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
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而至治道洽于下下無快心王化
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玄衣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
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于其時謂王
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且以洗濯疑謬道濟于下吾若
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十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
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
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
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
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
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

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
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也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
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
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
啞呢相授以及漢興雜今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
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脩而此興未喻
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淫心喪觀聖將迎忌諱勸百諷一
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寢盛時因災
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效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
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滿詩道陵夷蘊義感槩之士至
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百心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
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曾襟嘆惜其齒牙代
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益心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

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
愠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一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
周旋百度吏事反爲緣註即霸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
禮巖穴發揚側伏宸心嗚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昌言與
日月橫鶩以詞讓次征代以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
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
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古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
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以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
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
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工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
博士弟子負如漢朝故亦然後命瞽史納于聰明命司
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而朝廷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

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
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
天地感鬼神德豚魚其至里茶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
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
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
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
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益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
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
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
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
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

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
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
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
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
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
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
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
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
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

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又否忽秦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父息忽震則驚雲霧父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唯禮百祀而得室後者唯昌黎文公之蹴揚墨於不毛之地以釋老於無人之境故

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也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羊高穀梁赤伏勝高生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子植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代用其書垂于國也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興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座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敬盡善

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以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皆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入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以既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日勘磨以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以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脯餐品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以日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丁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

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工入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立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污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

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
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
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翦突不可
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
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
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
沙朔南周環繚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
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
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
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
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
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
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

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出此
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
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
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
源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
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
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
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
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
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
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
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
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

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
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
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躰
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恥不為也
故互以頑才干有司得口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
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
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文粹卷第二十六

文粹卷第二十七上表表奏書

疏丙

摠八首

書奏

大葬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

駁義宗廟號書

常璩

進貢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

諫造章敬寺書

西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邊事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
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
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恩遠慮安於菲薄
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
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高其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

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丁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棺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石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心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父比葬陵中不復穴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椁足以藏骨為衾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以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

墓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求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

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爲隆又以前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相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偪以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日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七八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繁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心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不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以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

迴至誅夷而無悔也且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於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而得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人乎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石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山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切品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宮小變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伏白以思之生聖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心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

蒙聽覽其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憚歷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寒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益關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以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詔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

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必以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隳再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句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設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

談帝王以爲懿範況我魏大聖轅帝登皇日月所臨
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
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
秀冠羣岑南對嵩邱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
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
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漚澗之中
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
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開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
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漚澗之壯
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
之大寶徇魯閔之小節愚臣聞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
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謔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
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

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
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衰敗
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
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
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
隴之憂無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
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
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
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藪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
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
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
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唯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泥別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旣無程度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

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杜塞全大體興大和
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
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
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没于私室伏
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
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
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
如是則大賴於人大神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六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
首獻書闕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
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
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一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

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唯舜其難至德
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
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
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以臣愚蒙不
知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補可謂孝乎然
而春秋書之為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
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
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
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
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
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刀以邀二梵之報
其不可以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
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攘却無尺寸之功隴

外壤地委之材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之陛下
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關況甚於一夫
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
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
百萬之衆資糧履履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
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
主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
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侈費以憫咻之奈何戎虜
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
大農有推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
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豈
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比
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

庫既竭則又誅求儻窮厓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
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
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
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
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
明事母孝故事地祭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
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
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
聞崇建梵宮馭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
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爲
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爲陛下之不取也臣

闡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至于今稱之梁武窮
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
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
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
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至德
孝思格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
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手較其功德乎陛下以
臣言涉於誑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忠則
天下幸甚臣即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一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
獻書闕下臣聞聖主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
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

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諱之名
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
見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
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戎未殄兵革暴靈
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
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
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至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
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播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
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
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
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
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

歎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也不爲有爲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爲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嘗有爲也若以爲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上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

復佛寺奏

孫樵

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違群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天猷臣竊爲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戶也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縠君則遂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十七萬夫以一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群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

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群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民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群髡將何以踵

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為殺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群髡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推莞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嘯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髡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異異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髡也臣樵昧死

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
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
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
之乃收其鹽布擅蜀之稅以利中主其國西通大秦南
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
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
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
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
郡其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
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變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

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且博南哀牢二縣蜀
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
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
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
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
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
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
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
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為患更重
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網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
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
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日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
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為常煽動酋渠遺成朋黨折支

論突取媚蠻夷拜跪超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嚙引兇
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
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
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
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唯
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摠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
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言
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費軋福
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
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丁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
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
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
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
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
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覲同之
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
蕃不許交通未往增雋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
臣愚將為穩便

文粹卷二十七上



文
卷
之
二
上

三

